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四部文庫

文懷沙 主編

隋唐文明卷



(九十四)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Z42
1
(4:94)

四部文庫

文懷沙主編
隋唐文明卷

九十四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隋唐文明

第九十四卷目錄

唐大家集匯二

黃氏補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三十六卷

〔唐〕杜甫撰〔宋〕黃希註〔宋〕黃鶴補註 三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

〔唐〕杜甫撰〔宋〕徐居仁編〔宋〕黃鶴補註 四四九

唐大家集匯

二





宋槧杜工部註

史三十六弓百

宋書蔡重裝



景印宋刻本卷一
配他宋本闕頁據
清乾隆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補



山先生作詩無一字無來處
 第其讀書少不足以知之今生手
 數百載之後欲探古人之心於數百
 載之前允諸家箋註之所未通者皆
 新見自非胸中有萬卷其敢任
 毛其耶黃氏之於此詩蓋如班馬父
 子之作史允兩世用工矣積兩世之學
 以研精覃思是宜據據淹該非諸家
 之所敢望也博洽君子以諸家舊註與
 此合而觀之則是非得失當有能辨
 之者竇廣丙戊仲夏富沙吳文
 跋

居誼兒時聞先君樂道
 永新大夫黃公之賢至則令
 出拜且曰此鄉先生可師法
 者也居誼雖不敏心竊識之
 及壯讀公之文知其博覽群
 書於經史子集章句訓詁靡
 不通究於是有意先君所
 以幸教小子之意欲就正焉
 而公則仙去矣晚歲杜門公
 之子鶴過而道舊出其紀年
 補註詩史一編慶然請曰鶴
 先人生平嗜此恨舊注舛疎

補訂未竟齋志以強不肖勉
卒先業餘三十年所謂千四
百篇者不敢謂盡知工部意
系幾十七八矣蓋為我序之
退披其編詩以年次意隨篇
釋冠以譜辨視舊加詳至謂
耒陽迺盛宗文高都護之非
適呂太一之非官又皆意逆
而得之往往前輩或未及不
但成先志而已昔杜預注春
秋左傳世以預為立明忠臣
黃氏父子用功此詩謂非忠

於工部不可然春秋擊年日
書甲子預以曆法推攷有未
合則歸之史誤工部雖號詩
史其所紀述非必如春秋書
法之密後數百年而生必欲
一一推見當時歲月先後亦
難矣矧詩自風雅而下惟工
部為宗其淵深浩博後人莫
窺涯涘有謂工部胸中凡幾
國子監又謂不行一萬里不
讀萬卷書不可以觀杜詩近
世錢板注以彙名者毋慮二

百家固宜鉤析證辨無復餘
蘊而補遺訂謬方來未已信
知工部之詩可觀不可盡然
吾於是編又得以窺黃氏家
學之懿慰滿夙心云寶慶二
年三月清明日郡人董居誼

仁甫序





少陵先生杜工部草堂詩史傳序

唐詩集卷之四 宋祁奉 勅撰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

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玄宗開元二十五年甫預京兆薦貢

下而考工天寶十二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

奏三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

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參軍數上賦

頌獻也因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

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

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

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

拔泥塗之父母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

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皐可企及也有臣如

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

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

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

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

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錫曰甫若

抵罪絕言者路帝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

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

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間

酷嗜鼓琴廷蘭托琯門下貧疾皆老依倚為非琯

惜人情一至玷汗臣數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

觀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計激違

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

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郾

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

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乾元元年甫自左關輔饑輒

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乾元二

年甫去華之秦十月發秦州十二月離同公至劍南結廬成都西郭上元年成都尹

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

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

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

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

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

奔救得止獨殺彝蜀書曰以甫詩老之嚴武來鎮

軒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

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耒陽縣在衡州之東南游嶽祠大水

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資饋

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或作五元省改之

年夏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灌乃避地入衡州至
未陽遊獵祠以大水迷旬不得食未陽縣令蕭侯具舟迎之水漲
遂泊方田驛子美以詩謝之繼而公相謝將適漢陽具舟迎之水漲
詩留別胡南幕府親友則秋已還潭湘此首豈以是夏而溺死
未陽乃復有此作耶蓋子美之卒當在衡湘之間秋之際元氏
墓誌略見本末唐史氏載於劉宗無遺小說之言曰子美由蜀往
江未陽張子美為幕僚後其尸不知落於何處文宗還南內思
子美求之肅令乃獲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飲而
死葬於此矣以此聞文宗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
之語信哉矣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
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
州酒酣登吹臺吹亦為切今東京城東南隅擊臺是也慷慨懷古人莫測
也數嘗冠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
忘君人憐其忠云

寶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

沈佺期等研揣聲律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公
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特筆者質反好麗者
壯麗入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
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用乃厭餘殘膏賸
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
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
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唐杜工部墓誌銘

元稹撰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
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

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漢練取其干預教化之
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
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
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
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
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
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閑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
為為上于為切下如字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建安乃魏天
下之士遭罹丘戰曹氏父子曹氏曹操戰馬間為文往
往橫槊賦詩類音朔屬也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
離之作怨一作尤極於古晉世風驟稍存齊宋之間

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舒徐相尚文章以風
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
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
飾佻巧小碎之詞劇此教脚切偷又宋齊之所不取
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
之流沈佺期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
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
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
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
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蘇李蘇武李陵氣吞
曹劉曹劉曹植劉楨掩顏謝之孤高顏延年謝靈運雜徐庾之

流麗徐陵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

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圖

貴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

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

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

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

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

調清深作奮一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

歷其藩翰况壺奧乎作堂一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

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癩未就爾適遇子美之

孫嗣業啓子美柩之襄紉事於偃師偃師縣屬今河南府途次

于荆楚荆州江陵府也推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拜余

為誌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闕而銘其卒葬云

係曰晉當陽成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

輦輦縣屬今河南府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

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

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

衛率府曹曹蠻京師亂安祿山反於范陽步謁行在

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肅宗至德二年

甫走鳳翔上謁肅宗授左拾遺乾元元年肅宗至德二年

因言房琯不臣罷相遂自拾遺出授華州肅宗至德二年

京兆功曹不赴劍南節度使嚴武肅宗至德二年

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

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大曆五年夏甫避賊於之亂入衡州公卿旌將南陽陽春秋將

歸葬於何南輦縣屬今河南府輦縣之為墓今未陽有甫墓吳宣微之但為誌

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家尚存耶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農楊氏女

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

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

什乞旬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

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

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晨合窆我

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按後漢書相傳首陽山在今偃師縣之西北嗚呼千

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題杜子美墳

韓愈撰

何人鑿開混沌殼二氣由來有清濁至其清者為

聖賢鍾其濁者成愚樸英豪雖沒名猶嘉不肖死

死如蓬麻榮華一旦世俗眼忠孝萬古賢人芽有

唐文物盛復全名書史冊俱才賢中間詩筆誰清

新屈指都無四五人獨有工部稱全美當日詩人

無擬倫筆追清風洗俗耳心奪造化回陽春光

晴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我常愛慕如飢渴

不見其面生閑愁今春偶客某陽路淒慘去尋江

上墓召朋特地踏煙蕪路入溪村數百步招手借

問騎牛兒牧兒指我祠堂路入門古屋三四間草

茅緣砌生無數寒竹珊珊搖晚風野蔓層層纏庭

戶升堂再拜心惻然心欲度啓不成語一堆空土
煙蘊裏虛使詩人嘆悲起怨聲千古寄西風寒骨
一夜沉秋水當時處處多白酒牛角如今家家有
飲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無飽死子美當日稱
才賢聶侯見待誠非喜洎乎聖意再搜求姦臣以
此欺天子捉月走入千丈波李白入水捉月忠諫便沉汨羅
底屈原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賢所歸同一水過客
留詩千百人佳詞繡句虛相美墳空飢死已傳聞
千古醜聲竟誰洗明時好古疾惡人應以我意知
終始

遺補杜子美傳

李觀撰

唐杜甫子美詩有全才當時一人而已洎失意蓬
走天下由蜀往耒陽依聶侯不以禮遇之子美忽
忽不怡多遊市邑村落間以詩酒自適一日過江
上洲中飲既醉不能復歸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
子美為驚湍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洎玄宗還
南內思子美詔天下求之聶侯乃積空土於江上
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飲而死葬於此矣以此事
聞玄宗呼聶侯當以實對天子也既空為之墳又
醜以酒炙脹飲之事子美有清才者也豈不知飲
食多寡之分哉詩人皆憾之題子美之祠皆有感
歎之意知非酒炙而死也高顯宰耒陽有詩曰詩

名夫寶大骨葬耒陽空雖有感終不灼然唐賢詩
曰一夜耒江兩百年工部墳獨韓文公詩事全而
明白知子美之墳空土也又非因酒炙而死耳

杜工部詩史舊集序

王洙

叙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
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
天寶中獻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
衛率府胄曹大寶末以家避亂郾獨轉陷賊中至
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郾迎
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
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外州刺史出甫為華
州司功屬開輔饑亂奔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
自負新採枲餬糲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
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
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挈家往焉
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
川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衣泰元
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栢正
節戈兵攻旰蜀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
所依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夔州大曆三年春
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沅湘流遊衡山
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

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
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迹此新書列傳彼
為踳駁傳云云試京北什館早而集有官定後戲贈詩注云初受
彭原而集有喜逢行在詩注云自京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
東蜀依高適歸至而適自東川入朝拜右散騎常侍乃卒
有集有忠州聞高常侍詩傳云高弟下陝未離舟而江陵亂乃
移襄陽而集有江陵及公安詩至云傳云永泰二年卒而集
有大曆五年正月追贈高蜀甫集初六十卷今祕府舊藏
州詩又別題大曆年者數篇甫集初六十卷今祕府舊藏
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撰
非當時第叙矣蒐中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十一卷
卷集略十五卷總覽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
賢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一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除
重復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
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
若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
九篇為一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它日有得
尚副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
制誥史館修撰王洙原叔記

讀杜工部詩集序

孫僅

叙曰五常之精萬象之靈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
其靈於偉傑之人以煥發焉故文者天地真粹之
氣也所以君五常母萬象也縱出橫飛疑無涯隅
表乾裏坤深入隱奧非夫腹五靈精心萬象靈神
合冥會則未始得之矣夫文各一而所以用之三
謀勇正之謂也謀以始意勇以作氣正以全道苟

意亂思率則謀沮矣氣萎體瘳則勇喪矣言窮辭
蕪則正塞矣是三者迭相羽翼以濟乎用也備則
氣溥而長利則氣散而涸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風
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漢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軸
也後之學者聲實聳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
是日誕月艷蕩而莫返曹劉應揚之徒唱之曹植劉
揚沈謝徐庾之徒和之沈約謝靈運徐陵庾信爭柔鬬葩聯組擅
繡萬鈞之重爍為錙銖真粹之氣殆將滅矣洎夫
子之為也剔陳梁亂齊宋扶晉魏緒其浮波遏其
煩聲與周楚西漢相準的其變貌高聳則若鑿太
虛而噉萬籟其馳驟恠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
其首截峻整則若儼鉤陳而界雲漢掘機日月開
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
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
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
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
蒙得其贍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
家燁世烜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
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
於戲以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顛寇虜汨沒蠻夷者
屯於時耶戾於命耶將天嗜厭代未使斯文大振
耶雖道振當世而澤化後人斯不朽矣因覽公集

輒洩其憤以書之

杜工部詩後集序

王 安石

序曰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用也輒能辨予之令鄆縣名焉 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又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平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安石序

成都草堂詩碑序

胡 宗愈

序曰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舍入蜀遂下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為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抵梧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主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

在後一葉

槩見如陪公杖屨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對面語何患於難讀耶名公巨儒譜敘注釋是不一家用意率過異說如蠅余因舊集略加編次古詩近體一其先後摘諸家之善有考於當時事實及地理歲月與古語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詩之六經神會意得隨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倫讀之者如親睨難棘虎狼之慘為可驚愕目見當時時庶被削刻轉塗炭為可憫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適中而瘞卒至於為少年輩侮忽以訖死為可傷也紹興癸酉五月晦日丹丘冷齋魯堂序

增修王原叔編次杜詩後記 王 琪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括句語追所用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少或數十句藏去矜大復自以為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畜先唐舊集及採秘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于記於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缺又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眾莫之遏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為害大矣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于

先生爲參謀武平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近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懽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略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

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編次杜工部詩序

魯一嘗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澁左隱以病人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所可道者至其深純宏妙千古不可追跡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舒情出不說之意惜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茫茫以浩切大水貌風雲湧汨蛟龍鼉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峙儼麗細大無不可觀離而序之次其先後時危平俗嫩惡山川夷險風物明晦公之所寓舒局皆可

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句中法度或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瑒丁君脩得原叔家藏及今古諸集聚于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于板庶廣其傳或俾余序于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于世止作記于後余竊慕之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繫舉以附于卷終原叔之文今遷于卷首云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

增註杜工部詩序

王彥輔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絺句繪章人得一槩各爭所長如大羹元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峯絕岸者則駭廊廟穠華可愛者之風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如古涵今無有端倪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滿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爲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予每讀其文竊苦其難曉如義鶻行巨鰲折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後覽石勒傳方知其所自出蓋其引物連